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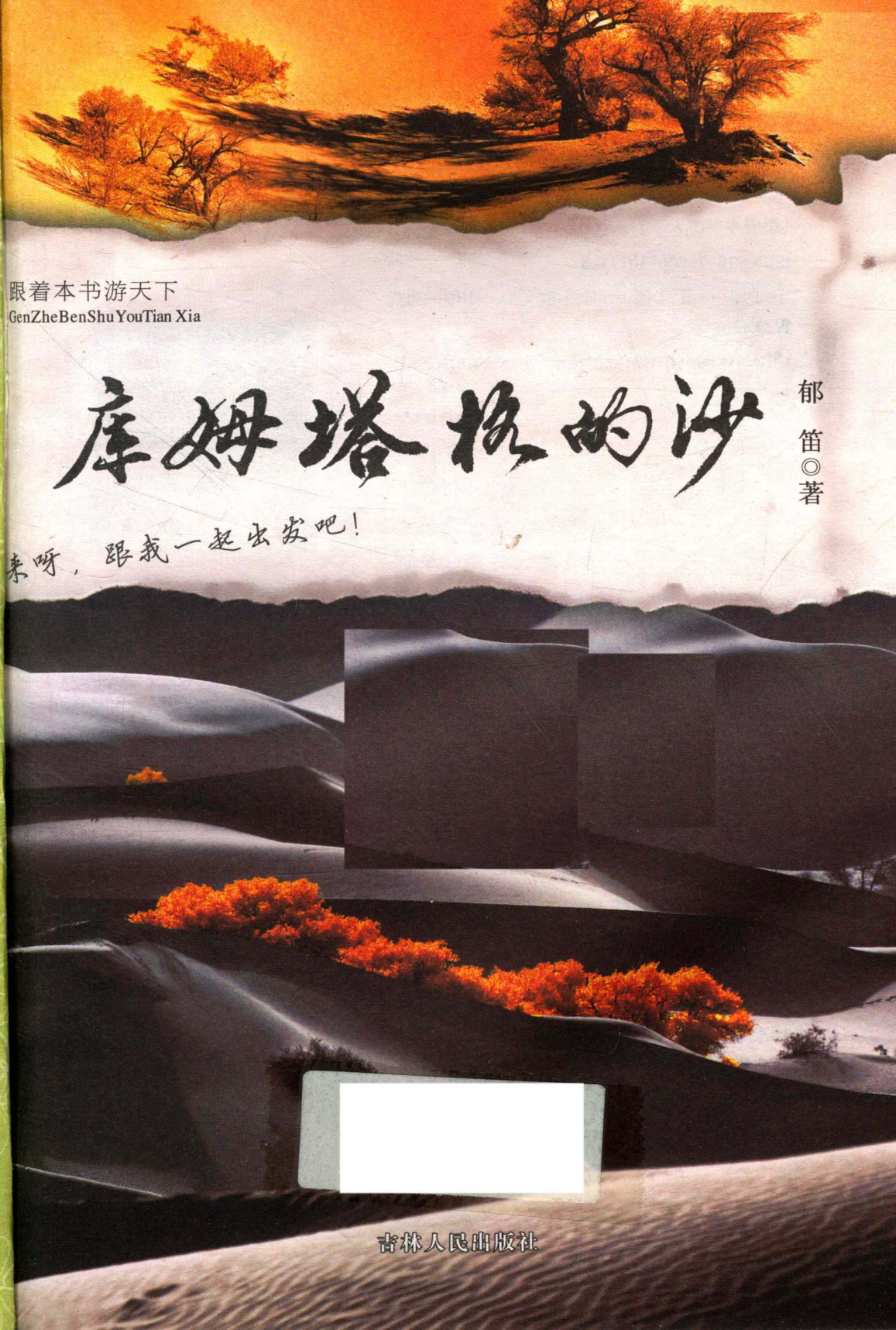
跟着本书游天下
GenZheBenShuYouTian Xia

库姆塔格的沙

郁笛◎著

来呀，跟我一起出发吧！

吉林人民出版社



跟着本书游天下
GenZheBenShuYouTian Xia

库姆塔格的沙

郁笛◎著

来呀，跟我一起出发吧！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库姆塔格的沙 / 郁笛著. —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3.12

(跟着本书游天下)

ISBN 978-7-206-10174-8

I. ①库… II. ①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1024号

库姆塔格的沙

著 者: 郁 笛

封面设计: 三合设计公社

责任编辑: 陆 雨 王 丹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北京威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80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10174-8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 000册

定 价: 26.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库姆塔格的沙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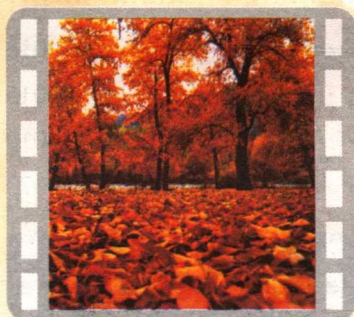
沙 雨	001
院子里的羊	004
阜 康	007
榆树沟	009
山坡上的羊群	011
库姆塔格的沙	013
罗布麻的荒野	015
孤单的芦苇	019
草 色	023

哈日图热格	026
悬崖上的桦树	029
树叶上的尘土	033
乔格达依之桑	037
巴拉曼的黄昏	040
麻扎塔格，涉沙而过的河流	043
吐尔逊的庄园	046
寻杏石城子	049



微小的蜻蜓	052
吾守尔的果园和他的午宴	055
荒原牛栏	057
深夜，开往哈密火车	060
山顶上的云朵	063
困倦的羊群	067
沿着一条河流的方向	070
天边牧场	074

偶遇野马·····	077
小镇恰库尔图的前世今生·····	080
夜宿北屯·····	083
布尔津河的火焰·····	086
老房子里的旧时光·····	089
午后的陶·····	092
热斯坦街上的敲打声·····	095
老街黑茶·····	098
库车的味道·····	102



头河源记·····	106
骆驼桥子往事·····	110
小渠子的雪·····	113
团结大队·····	117
昭苏夜行记·····	121
高坡上的油菜花·····	124
草上夕光·····	127
荒芜的秋风·····	130

瘠薄的寒意·····	133
宿客未眠过夜半·····	136
大雪围城·····	139
旧瓦上的霜迹·····	143
他乡若梦处·····	146
一树麻雀·····	149
后 记·····	152



沙 雨

夜宿“塔里木宾馆”，其实就是农场里常见的那种两层小楼。农场里来的大人物不多，有时来了，也不一定在这里住，偶尔午间休息一下的情况应该是有的，所以这“塔里木宾馆”的档次，在沙漠深处算不上高档，也不算太落伍吧。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安排下面的连队来场部开会或者办事的人，回不去了，在这里住上一宿。岁末年初的时候，农场里搞个学习班，集中培训什么的，也会把学员们安排在这里食宿，所以这“塔里木宾馆”，在农场人的心目中，还是蛮温馨的。

我住在一楼，晚上进来的时候，夜已深了，加上长途劳顿，那梦中的云游，也是香甜的。睁开眼睛的时候，窗外已是大明。我恍惚着，还不愿意从这场陌生的睡眠中彻底醒来。犹豫中，感觉唇齿间有异物充塞，摸了一把脸，一层细细的沙粒。睫毛间，鼻孔里，满是细致的沙。我慌忙起身，看见一扇窗户是开着的，隔着一层陈旧的纱窗，有一道沙子的斜坡横亘在窗台上。我无法想象这些细小的沙子，耗费了整整一个夜晚，从怎样的黑暗中，越过了我的梦境，铺满了这个陌生的房间。它们借助了一场风，还是一场雨的力量，抑或是一场时光的漂移？

是下过了一场雨的。我分明感觉到了这个清晨雨水的气息——清新、爽朗，还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明亮。而那些和沙子一同到来的雨水呢？它们结伴而来，乘兴而归，却把这些干净的沙，留在了我房间里，我的脸上，胳膊上，嘴巴里，眼睛里了。无处不在的沙，耗尽了一场多么微小的雨水，她们一定是赶在黎明到来之前，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而整个沙漠的干渴呢，也一同经历了整个夜晚的逃离吗？

其实，我不用推开窗子，抬眼就可以望见隔不了几步远的沙田里，有几



棵垂头耷脑的柳树，在太阳底下蔫不拉唧地站在那里，似乎已经很久了，这些沙漠中的树，弯腰垂背，呈现在阔大的沙漠背景里，孤单而悲怆。

远处，是一溜平房的家属区，错落着的，挤挤挨挨，这时我一下子就窥见了人间的生活。长驱直入地进入到大漠腹地，过于遥远的荒漠和空旷，有时会在人的心底里，种下一些悲观和绝望。我目不转睛地盯视着错落在远处的“居民区”，看到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年轻女孩，穿着一件白色的裙子，长发飘飘地从那“居民区”的一条巷子里出来，迎着沙漠里硕大的朝阳，渐行渐远，慢慢地变小了，小到她身后铺天盖地的霞光里，只剩下了一个圆点。

早饭的时候，在餐厅里见大家议论着昨天夜里的雨，农场的小杨科长说，塔里木的人已经习惯了这些若有若无的雨水和沙粒，狂风大作的时候，你们称之为“沙尘暴”，实际上，这种昏天黑地的日子，我们这里从来都不觉得稀罕。

我知道，在这里我还有一个上午的时间。便叫上车子，往沙漠深处，漫

无目的地走。出了场部的水泥路面不远，接下来，便是松软干爽的沙子路了。初始，路两旁是有树的，杨树、柳树还有榆树，不能说有遮天的浓荫，但树荫下的凉爽是躲避不了的，越往深处走，树影稀疏，渐至断绝。荒漠上也没有了路。望着远处影影绰绰的一小片绿洲，我和司机老李，都怀有莫名的好奇心，觉得这么远地来了，不能枉费了时光的馈赠。老李脚踩着油门，小心地在沙丘上寻找着一些往昔的车辙或者牲畜的蹄印，我们早已经忘记了车窗外面的酷烈和艳阳。

沙漠是柔软的，一如她宽阔的心肠。我们到达的是一个行将废弃的“连队”旧址，这些建于几十年前的房子，大多数处于即将坍塌的状态。但是，在这里我看见了曾经的幼儿园外墙上“幸福的童年”，尽管颜色斑驳了，那些散发着童心和温暖的画面，那些浸泡在旧时光里的幸福，依然让我在这荒原的沙漠深处感动着。“连部”的院子里，停放着几台用于农耕和收割的机车，它们东倒西歪的样子，像极了人生的暮年，一些衰败和被弃置的迹象，漫不经心地生长在墙土和柴堆的茅草上了。而沙土溅起的尘烟，久久不肯散去。

我没有希望可以看到一个活在其间的人。但我分明看见了两个围着头巾的女人，肩扛着一把镢头还是我们新疆人常说的“坎土曼”，他们从一座堆满了树枝和柴草的院子里出来，轻声地议论着什么，看见我们的车子，就像看见这沙漠里的半截子土墙一样，没有半点儿反应。她们头也不回地从我们身边经过，踩踏着没了脚脖子的沙子，其中一个女人的手上，似乎还拎着一个塑料桶。她们用厚厚的头巾把自己的头和脸包裹得严严实实，露出一双深不可测的眼睛。

我心里面起了疑惑，这个废弃的“连队”旧址上，还有人，还有生活其间的人！我想象到了他们远处的棉花大田里的葵花。这些蛰居在沙漠深处的人家，需要跋涉多远的路，才能有一次走出沙漠的机会。或许，这里只是他们的一个生活和劳动的点，过了农忙的季节，他们又会回到场部或者连队新的居住小区里去。

而当初的“连队”呢，早已经在岁月的浩繁中四散而去了吗？曾经的热闹，学校、幼儿园，说明人们曾经视这里为自己永久的家园。可是荒漠还是逼走了他们，在时间的这一场比赛之中，人类的退却，只是迟早的事情。

我无法抚平这些流浪在大地上的沙，这些铺天盖地的，无法被自己和命运带走的沙。太持久的荒凉，成就了太过浩大的苍茫，就像我们渴望已久的一场雨，她从没有来过，还是她已来过，又走了，我们早已经习以为常。



院子里的羊

早春的南疆，阳光混合着尘土，在一些晴朗里，广阔而无垠。像极了一些传说，似乎永远地陈旧着，遥远着，隔膜着，也干燥着，还有这样的年份里，忽远忽近的凉爽。

院子里遍布着干草和羊粪的味道。两只鸡，是因为打架了，还是因为爱情的缘故，而相互追逐着，扑棱着翅膀一前一后地飞上了草垛。那是一棵枣树还是梨树上堆着的柴草，便先后迎来了两次小规模的风。

一南一北，两根木桩上，拴着两头少年的牛犊。牛犊敦实，也显得憨厚，是那种愣头圆脑的牛犊子，有一搭没一搭地抬起头来，看着院子里走来走去的陌生人，说不上喜欢还是讨厌，似乎和自己的处境毫无关联。

羊群里似乎又一阵低声的议论，或者争吵。羊们推搡了一阵子，没有什



么结果，也便各自低头吃草去了。

我注意到的是另一只羊，和它毗邻着的，一只鸡，一只金鸡独立的鸡，在闭目养神。

羊，是一只老羊了吗？它的四条腿上，肚皮上，早在冬天之前，或者更早的一些时候，已经被彻底地剪过了吧。不然，它的背上，那长长的，被污染了的，泛起了黄色的白色羊毛，活脱脱像极了一袭冬天的披风，又像是剃了阴阳头的二和尚……

有一点怪，有一点酷，有一点耍宝和二百五呢！这一只披着披风的羊，向着门口的方向，对着一群兴奋不已的到访者，茫然中一语不发。

而鸡呢？我可爱的枣红色大公鸡，你用一条腿，定定地立在那只披着披风的羊跟前，雕塑一般地凝固着，让人一下子喘不过气来。你只用了一条腿，那样美丽地站立着，孤立在春天的小院里。你没有声音，也不曾转动一下木呆中的眼神，你的那一条腿，深深地收缩在胸脯里，隔着厚厚的鸡毛，我以为是自己，终于发现了一条腿的鸡呢！你那样卓然，完全不是为了作秀，不是即兴的表演。你没有一点要配合那一只耍宝披风的羊，你的神态安静，远比那只东张西望的羊，要淡定得多呀。

一只鸡什么时候学会了金鸡独立，一只披着披风的羊，什么时候，也忘记了披风，在春天里的一次张望。

而加依村的春天，还需要慢慢展开。



阜康

忘记了是哪一年，春天。应了杭州归来的林之约，往天池小住。先住下来的，竟是阜康，小城车站边上的交通旅社。蓝色玻璃幕墙的现代化气派，终抵不过阔土蓝天的高远，自惭形秽了些，高头马面的场面见得多了，故作出来的虚弱，便看上去有些寒酸。好在林是一个云游四方的侠客，只是看在眼里，并不往心里去。也有可能，人家早已习以为常。

天色尚早。下得楼来，站在挤作一团的车站边上，看一众人影，熙熙攘攘着，倏忽间，鸟一般散去，心里面小小的悲哀，便又回复了平静。往来车水稀，何曾见马龙。遂推开了马路对面的酒肆。二楼，临窗而坐。四只小菜，二两薄酒。林不喝酒，但兴浓。话题扯得远了，不觉酒尽，又来一瓶二两装的北京“小二”。浑然间，酒色晕染，红霞飞上了脸颊，滔滔乎，不绝于耳，全然我一人独酌。那晚，我踉跄下楼，脚步东倒西斜，说了哪一些天边的大话，忘得一干二净了。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已近中午。醉酒后的胡言乱语，一点也没有搅扰了林一夜的好梦，早已洗漱停当的林，只是笑而不语。我知道昨天晚上的大话江湖，全都是一些推心置腹的“豪言壮语”，只是酒多了，话全都让给了自己一个人说。想那夜半无眠，拥被而谈，一边是酒，一边是水，找不到了尘世的边界。

推窗望一眼窗外，风和日丽，上天池的事，就搁在一边去了。我们决定在小城住下，哪里也不去了。

后来有人问我，阜康城在哪？我一时语塞，蜗居乌鲁木齐三十年，不知道在她的边上，有一座安然酣睡的小城。后来一查，这“物阜民康”的县名，

竟是乾隆所赐。清一代的西域，漠漠疆土，边患不绝，而阜康小城，何其幸也。

接下来，住在阜康的这几天，我们就像两个“逃犯”，沿小城曲折的小道，一次次潜出城区。我们沿着一条通往乡村的小路，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尘土飞扬的乡村小道上，忽有一条院子里窜出来的狗，若有其势地向我们扑来。我连忙蹲下，捡起地上的石头或者半截砖头，不顾一切地扔过去，希望砸到那一只狗头，却屡屡失手。狗没有被吓跑，它更加凶悍的叫声，唤来了更多的帮凶，把半截庄子的狗都叫了出来。林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根树枝，充当近敌武器，在另一侧挥舞着，一次次逼退了群狗的围攻，一时小路上狗烟四起，搅作一团。

而我，只顾了慌乱，竟只是赤手空拳，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远远地躲在了林的身后，做了一场人狗大战的看客。群狗退去的时候，我扑闪着一双手，

声音有些嘶哑地向林表示了英雄般地敬意。林不屑，顺手扔下了那一根曾经扫起过一地尘烟的树枝子，拍了拍手说，还没有遇见过这么凶的狗。

我们结伴去往乡下的心情，被一群混杂在城乡之间的狗给搅乱了。心有余悸，回来的时候，我们选择了一条大道，远远地避开了那一条小路和那一座有些空旷的院子。整整一天，我们谁都没有再提起这一场人狗之间的遭遇战。甚至，我以为，我们已经彻底地忘记了这一场虚惊。

有时，我们沿着一条隧道，慢慢地，进入到阜康城外的一条山谷里去，远远地望见一群羊，就着春日的阳光，被晾晒在一面低缓的山坡上。山不动，云不走，一群无人放牧的羊，若隐若现。

我和林约了，经年有期，再来小城阜康，到她的山谷里，放牧一回她天空里的白云和羊群。



榆树沟

从城里出来，穿过一条隧洞，就算是进入到山里来了。天山巨大的皱褶，在春天里一觉醒来，远远地看过去，沟沟坎坎上都湿气腾腾的，不知道是刚刚融化了雪水，还是日前下过了一场春雨的缘故。日子是暖的，脚下便不免松软，我回头望了一眼洞口，歪歪斜斜着几个大字——榆树沟隧洞。

榆树沟，乃阜康境内，无数条无名的千沟万壑中的一条吧。在新疆，在天山巨大的身影摇曳下的沟岔子里，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叫榆树沟的地方。我们来这里，是要参加一场关于春天的聚会。大多数人，一进到山里，就撒开了脚丫子，欢欢实实地疯去了。另一些人，正忙于烤肉和抓饭的事，对于刚刚醒来的山沟里的春天，一时还无暇顾及。有人往山上爬，折了树枝的，大呼小叫，和着沟底里的回声，声嘶力竭地吆喝着，不一阵子，人影便微缩了，成了几个影影绰绰的黑点，声音稀薄得可以忽略不计。

我没有勇气爬得那么远，渐渐地，我脱离了这一支欢呼雀跃的队伍。我捡起了一条不知谁扔在沟边的一截木棍，摇摇晃晃地往里走，身旁稀稀落落的几个老者，倒也满怀着欣喜。都说山里风大，但此刻却不觉得，走不了多远，便把多余的外衣脱了，挎在手上，或者搭在肩头，有人索性系在腰上，走起来忽闪忽闪地，虽无英武之气，却不乏英武之风。

这样的行走，定会是气喘吁吁的。有人坐下来，望一会儿天空，隔着一道山梁，日头暖暖地照下来，人便有些不好意思了。复又起身，追上前面的脚步，感叹岁月不饶人，经不起熬的大半截人生，眼瞅着，就没有了。

沿途，草叶返青了，总又觉得恹恹。莽苍苍一片灰黄色的山野，几片拱破了地皮的青叶，一眼望过去，全都被去年的草色淹没了。越是往沟里走，地势越开阔了，沟谷的平地上，隐约着一片灼灼的粉红色呢。有人抬起头来



惊呼，桃花，多么大的一片桃花！

众人欢呼着，奔着桃花而去。我愣怔着，站在那里，感觉那一片雾气笼罩着的桃花，好虚幻呀，定定地看了好一会儿，桃花山野里，真的比一场春天的梦，来得还要真实吗？

桃花是怎么出现的呢？这一弯扭曲、矮小，似乎从未直起过腰来的桃树林子，在一弯山坳里，静静地存活了多少年？往里走，桃树林里，真的是好空阔，远远的一树桃花，张望着更远处的另一树桃花，好像是一场热烈的恋爱。

其实，顺着桃花的方向，往上看，弯弯曲曲，好长的一截山谷里，都被这个季节的桃花给蜿蜒着。浩浩荡荡，桃花绚丽的色彩，惹恼了整条山谷。

我犹疑，有过一丝幻觉。这荒寂寥落的榆树沟里，竟会深深地珍藏着如此热烈的桃花。我扳过一枝桃花，在鼻头上嗅嗅，并不觉得袭人，也许这山野里的花香，早已经在山谷里飘散了吧。

我忙呼了众人，无人应声。四下里瞅瞅，一个人影也没有了，不知道刚才还大呼小叫的一众人等，此时正隐身何处。

正所谓，榆树沟里遇桃花，一片人声寻不见；春日惹得迷幻阵，他年恍作旧时闲。

山坡上的羊群

远远地，我看见那些旷远的白点，像这个春天里没有融化的雪，在远处的山坡上，有一团苍灰色的山岚，若隐若现。我就站在这里，翘首眺望，远远近近的山梁上，沟壑纵横，我竟然找不到一片春天的草场。

我的脚下，潮湿的黄土，正在春阳的照射下，散发出黏稠的山野气息。沿阜康城东这一片低矮而缓慢的山梁，不知不觉中，我和林，就是在漫无目的的“散步”中，越过了一些返青的麦田。那些掩映在“平坡”和“洼地”上的麦苗，曾经被我们误认为是一些山民的韭菜。后来觉得不对，才幡然醒悟，这荒寂的山梁上，哪有这么多无人收割的“韭菜”？

我们坐在一条向阳的土坡上，等待着阳光的检阅。而春天似乎才是这片旷野的主人，除了一阵阵掠过脊背的风，这山野里，空无一物。目光所及之处，这一片晕染着的白色“残雪”，就是这样闯入了我的视野的。我没有大呼小叫，只是定定地注视着这些远处的“游移之物”。有那么一个时刻，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惊恐，我怀疑，那是一片渐渐清晰起来的墓地。想一想，在这样的荒山野岭间，突然到来的一片山间墓地，该是一件多么诡异的事情！

而很快，快得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在一瞬间就看见了这些羊。这些散乱的羊，胜过了积雪和白云，也胜过了关于墓地的幻觉和假想。我的欣喜是不言而喻的。而几乎就在同时，林和我一同发现了远处山梁上的羊群。

有生命的荒野，才是令人信赖的。我们难以掩饰对一群羊的兴奋，甚至，我们都有过要翻过眼前的几道山梁，去和羊群汇合的冲动。但有限的野外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望。

剩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对一群羊的猜想和议论之中了。我们已经没有了别的事情可做。而散落在远处山梁上的羊群，



似乎也看见了我们，或者感受到了两个野游人的热切张望。羊群，在慢慢地飘过来。

我们起身做了迎接。尽管我们知道，要和这群春天里的羊汇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只是尝试着往高处的山坡上移动着脚步，大片的黄土，被积雪融化后的雪水浸泡着，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一团团雾气。这愈发使得对面山梁上的羊群，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了。难道，这真的是我们在山野里遇见的一次幻觉？

出乎意料的是，首先向我们走过来的，竟是一个突然出现的牧羊人，一个身材高挑的哈萨克还是蒙古人。他是一个人从我们对面的山谷里爬上来的吗？而羊群依然散落在对面的山坡上。他走起路来有些趔趄，肩膀上胡乱地堆着一件衣服还是口袋，手上的一根棍子还是牧鞭，像他的身体一样摇晃着，向着我们张望的方向走过来了。似乎就要抛弃了他身后的羊群。

我渴望着这个陌生的异族男人的到来，至少可以解释我们在这个春日里的谜团。我相信，这个陌生的牧羊人，也已经远远地看见了我们，或者，他已经在羊群的后面，在一条隐秘的山谷里，注视着我们好久了。那么，他这样翻山越岭地走过来，是要做什么呢？这是他今天放牧的必经之地吗？还是因为他意外中发现了两个不速之客，要来一探究竟？

事实上，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那个肩膀上堆着衣服或者口袋的牧羊人，远远地，就在一截土坡上停下了。他转身吆喝着自己的羊群，把肩膀上的衣服和口袋拿下来，随手丢在了地上，然后，盘腿就坐了下来。他甚至没有用眼睛，向着我们张望的方向，看上一眼。

而羊群呢？那些漂移在一面山坡上的羊，正在寻找着一片山野的饥渴。它们埋首于荒野，已经无暇顾及这个春天的风景了。